

## 關麟徵的傳奇

### 黃埔菁英九江涉險

在國軍的將領中，與敵人作戰，常常打勝仗的，固不乏人；然而能使敵人佩服、害怕的，並不多見。關麟徵就是其中最傑出人物之一。

他曾經和中共、日軍作戰，戰功彪炳，為中外知名的常勝將軍。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抗日，中共曾對中央派往延安作親善訪問的人員表示：

「我們最佩服的是『關猛』，此人作戰另有一套，又穩又狠，誘擊戰術誘他不到，口袋戰術套他不住，憑心說我們常常吃他的虧。」

中共害怕他的穩狠軍威，稱他為「關猛」、「關老虎」；日軍也敬服他，稱他為「關軍頑勇」、「支那軍的勁旅」。種種玄秘巧妙，極富戰史價值，茲特廣為蒐集資料，多方考證，就其生平事蹟，作簡要的敘述。

關麟徵原名關志道，字雨東，陝西鄂縣真花磴村人，歷代務農，僅能溫飽。自幼貪玩，不但不肯協助

做農耕之事，在學校也學業平平，調皮搗蛋，常常被老師責打，有「挨打冠軍」的雅號。可是，因為他相貌堂堂，聲洪氣足，個性堅強，作文也很好，所以他就讀的「滄溪小學」的校長張修甫，以為他將來可能成為很有出息的「楊六郎」。

當他十七歲在西安省立第三中學將畢業時，家中迭經變故，負債累累，他為減輕父親負擔，決定去從軍，希望能當個連長，賺幾百銀元回家，幫助還債。

不久，他見到一位志同道合的鄧毓政，告訴他于右任正在替廣東的孫文先生招收軍校學生，有胡景翼開的兩張護照：一張鄧毓政本人，一張是吳麟徵；但姓吳的不去了。如果他想去，就可以用吳的護照，改名「麟徵」，於是他將關志道改名關麟徵，和鄧一起起程先赴上海，在于右任家裡住了幾天，然後會同另外十幾個陝西同鄉，前往廣州。

他經過考試，進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編入步科第三隊。畢業以後，派任教導第一團第二營第五連第二排少尉排長（團長何應欽、營長劉峙、連長惠東昇）。經過幾個月訓練，於民國十四年秋冬之交，在蔣校長中正統率之下，參加「第一次東征」之役。

他率領一排兵，參加打前鋒的行列，先攻克淡水城，再攻克淡水東北的要地仙人嶺。等到陳炯明派洪兆麟率部來反攻，營長劉峙率部出城迎戰，在白莽花附近與洪軍遭遇。關麟徵狃於連接兩次攻擊勝利的情事，膽大而猛勇的衝上山頭，仰攻敵陣，沒有注意到匍匐前進，一不小心，右腿中了槍彈，直穿膝蓋骨，

被護送到廣州公立醫院治療，醫生已經決定要鋸掉他的右腿，幸虧軍校的黨代表廖仲愷去醫院探視，知道此事，以爲不妥，替他與醫院院長商議，才免去鋸腿之苦。

他傷癒之後，經過半年療養，派往黃埔軍校任總教官嚴重的中尉副官，稍後再任第四期入伍生團上尉連長、學生隊長。在此時期，對軍事學識與革命理論，才打下了比較深厚的基礎，各方面的表現也很突出。但他那剛直帶點傲氣的個性，與他的上級性情古怪的某一團長處不好，彼此看不順眼；於是乘政府編組憲兵團，向黃埔軍校調用人員充當營長時，他被那位團長請調了前去，充當憲兵團第三營少校營長。後來升任中校副團長，全團開赴南京，正在南昌候船時，團長杭毅去南京受訓，又由他代理團長，當時他才廿一歲。

恰巧，寧漢分裂，一天，一個幹政工的黃埔三期學生王偉炬在他面前試探說：「蔣介石要垮臺了。」他善惡分明的把王偉炬臭罵了一頓，於是被認爲是「擁蔣的死硬份子」，而成爲被清除的「黑名單」上的人物。當他去代南昌行營主任李烈鈞官邸催請撥船開拔時，竟然在中途被十多名憲兵劫持，解送到第三軍朱培德的軍部收押，再轉送到一處集中營，和程天放、曾華英、許衡、羅時實等人關在一起。

有一天，他又莫名其妙的被釋放了，到了九江，遇見剛由南京回到九江的杭毅，叫他回南昌去策動憲兵團反正。於是他化裝成老百姓，潛回南昌，想找到姓徐的同學，從事聯絡，但不得要領，只好再回到九江，已經窮得連房飯錢都支付不出的境地。幸虧遇到素不相識的救星：第一師的軍醫處長陳宗瑩的慷慨相

助，贈款買船票，才能和一位患難與共的軍校一期同學李鈞同時搭上江輪，前往南京。

當他上船離開九江之時，正是朱培德親下手令：「將關麟徵就地槍決」，派人從南昌趕赴九江抓他之時，亦云險矣！

### 機智英勇被稱頑敵

民國十九年，他任職教導第二師第一團長，參加中央討伐閩、馮的中原大戰，首先奉命防守隴海路河南東部境內的高賢集。這是他第一次指揮較大兵力的作戰，尚談不上運用戰術，但却能本着革命朝氣，指揮部屬，沉着應戰，堅守不退，敵人幾次用大刀隊衝鋒，也未能成功。於是在閩、馮控制下的北平報紙，刊載出：「頑敵關麟徵，據守高賢集，我軍歷次猛攻，尙未得手」的消息。他被敵人稱爲「頑敵」。

一次，教導第二師在河南杞縣境內作戰略轉進，由他的第一團掩護全師撤退。因爲等候一個失去聯絡的營，延誤行軍時間，中途遭受敵軍側擊；當時全師主力已退，只有他孤軍斷後，遭此意外，如果稍涉慌亂，處置失當，再被敵軍發覺只是掩護部隊，很可能被打得全軍覆沒。幸而當時大霧瀰漫，能見度很差，他就利用此一天候，不但不退不走，反而下令調轉方向，向敵人進攻。敵人不明究竟，反而以爲中了埋伏，匆忙退去。他才得從容的脫離戰場，趕上本隊，並且毫無損失。這是在戰場上第一次運用機智，隨機應變的成功傑作。同時，他也因此升任該師第二旅旅長。

後來，蔣總司令中正親赴戰場指揮作戰，以停在柳河車站的列車爲行轅，馮軍發動大攻勢，關麟徵的一旅奉命扼守距離柳河約廿華里的鐵道正面及其右側一帶陣地，防廣兵單，臨時上級又撥來劉子清的一營，歸他指揮，分擔一部份防守地境。

這次，敵軍攻勢極猛，兵力也很強，他的防守陣地，處處告急，所控制的預備隊，都用以填補第一線。不久，劉子清力戰負傷，陣地被敵軍突破，全營潰退。他此時已無兵可用，當即緊急下令全旅務必死守，一面急電上級求援；他自己帶着旅部官佐和一個警衛排，趕往劉子清防守的陣地相機堵截。利用青紗帳的掩蔽，不斷的放槍，儘量遲滯敵人，使敵人發生疑慮，不敢急進。

蔣總司令據報，以其距離柳河車站已很迫近，乃急調正在準備開往山東的第一師來援。代師長胡宗南奉令，指揮已登列車待發的第五團下車，前往力戰，才將敵軍擊退。當胡宗南看到關麟徵持槍防守前線陣地時，頗爲驚奇的說：「怎麼部隊跑了，旅長沒有跑？」此話一被傳開，大家尤其是黃埔同學，都對他的機智英勇相當敬佩。

民國廿年秋，石友三叛變，劉桂堂和石勾結。關麟徵爲第四師十一旅旅長，奉命率部進擊盤據河北省境南宮縣城的劉部夏子明旅。他得知夏旅緊閉城門，防守嚴密，如果強攻，必有很大傷亡，且無必克把握，於是改爲智取。先命令部屬在城外十華里的村莊宿營，使敵人鬆懈戒備。然後他親自率領團長張耀明、營長覃異之等軍官，利用秋禾隱蔽，密進到距離城邊最近之處觀地形、探虛實，決定採用偷襲辦法。命令

覃異之的一營，於天黑後，運動到城垣附近潛伏。

他判斷敵人得知他們已在城外遠處宿營之後，必定有人開城出外，進一步窺探虛實。屆時，覃異之潛伏在城邊的部隊，就可以乘機偷襲，搶佔城門，攻入城內，一面放出信號，他就可以繼續派兵湧進。結果，敵人果然中計。覃異之的部隊進城以後，一面沿街道中心挺進，一面在城上架起機槍，向敵軍掃射。他聽到槍聲，得到信號，立即揮軍湧向城區。夏子明事出意外，一時倉皇失措，先自逃去，全旅潰滅，他只傷亡卅多人，一舉攻克南宮城，得到全勝，俘虜的騾馬，就有八百多匹，槍枝堆積如山。

南宮攻克後，繼續進攻劉桂堂盤據的大名城。這時第四師師長徐庭瑤，也已到了前方，指揮關麟徵的十一旅包圍大名城的東、西、南三面；並且擔任主攻，南面由龍徐師長指揮的新卅五師崔振堂負責，完成合圍態勢。

劉桂堂鑑於南宮之失，防守嚴密。他不可能再用奇襲方式，只好用傳統的火力強攻，雲梯爬城等方

法。於是，他先以砲火向地形比較複雜的城西北猛轟，打開缺口後，立即令攻城部隊衝入缺口，向城內進攻。沒想到剛被砲火轟垮的城牆缺口，滿堆着些未經踏實的浮土，攻城部隊沒有攜帶爬牆踏土的木板樓梯，幾百人一鼓作氣的衝入缺口，却大都雙腳陷入浮土之內，動彈困難；反而被敵軍機槍掃射，傷亡二百多人，攻勢頓挫。

他徹夜另籌破城之法，徵集爬城器材，重新區分各部攻城任務，準備謀定後動，再興攻勢。不料劉桂堂竟與圍堵南方的崔振堂暗中勾結，連夜率領主力部隊，從崔的防區逃走。

他再興攻勢，很順利的克復大名，俘虜劉桂堂的殘兵敗將一千餘人。

這一仗，他又有了新的體驗，那就是攻堅作戰，除了勇敢士氣，還要有適合需求的器材工具。

### 戰磚佛寺破敵戰術

民國廿年四月，中共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邊區，即有兩個「小蘇區」：一個以鄂東黃安的七里坪為中心，包括黃安、麻城、光山、羅山四個豫鄂交界的一部份鄉區；一個以皖西的金家寨為中心，包括六安、霍山、商城三個豫皖邊區的一部份鄉區。

後來，共軍又利用「九一八」、「一二八事變」，以及國民政府蔣主席一度引退的機會，一再擴張，並且擊敗前往清剿的國軍岳維峻、張聯華等部；攻陷湖北的浠水、黃山、廣濟、黃安，河南的商城，安徽的六安、霍山、霍邱等城鎮，相當猖獗。

中央政府乃於民國廿一年五月廿一日，以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對「豫鄂皖邊區」的「紅軍」，作大規模的圍剿。動員卅二萬人，西邊「豫鄂」方面，由劉峙負責指揮，轄六個縱隊和預備隊，而以第二縱隊陳繼承部（轄黃杰、李玉堂、李思朔、陳耀漢四個師及二個騎兵旅）、第六縱

隊衛立煌部（轄李默庵、蔣伏生二師）爲主攻部隊。東邊「鄂皖」方面，由王均負責指揮，轄三個縱隊：第一縱隊徐庭瑤部（轄第四師和關麟徵的獨立旅），第二縱隊曾萬鍾部（轄王均、曾萬鍾兩師），第三縱隊胡宗南部（轄第一師及梁冠英師），以分進合擊的戰法，對「豫鄂皖蘇區」加以圍剿。

鄂皖方面，於六月十七日開始進攻，第一縱隊以攻克霍邱縣城爲首一目標，當以徐庭瑤的第四師爲主攻，關麟徵的獨立旅爲預備隊。

共軍守霍邱的是紅二十五軍鄺繼勛部，被優勢的徐庭瑤部火力壓制，非常危殆。於是共軍派出援軍萬餘人不去救城，反而奇襲擔任預備隊的關麟徵旅，想藉此造成一種「打到敵人後方」的氣勢，使攻城的徐軍驚惶失措，解圍退去，守城的共軍，再乘機反守爲攻，與奇襲的部隊夾擊徐軍。這種戰法，本是共軍常常使用的，而且前此也使前往清剿的國軍上過當；可是遇到關麟徵，却碰了個大釘子。

關麟徵雖然擔任預備隊，準備隨時出發遂行戰鬥任務，但他對宿營警戒，還是相當慎重，在所駐紮的城東孟家集一帶，設有強固障地，共軍來襲，他正好憑既設障地，以逸待勞，力拒來敵，經過一番激戰，終於將來襲的共軍擊潰。

攻城部隊於七月十二日攻克霍邱城，徹底擊垮鄺繼勛的「紅廿五軍」，鄺軍僅存殘部千餘人，縮編爲一個師，鄺本人則以戰法失誤被免職，由蔡中熙接任師長。

第一縱隊攻克霍邱後，繼續向皖鄂邊境掃蕩，關麟徵的獨立旅改任先頭部隊，挺進到皖北的磚佛寺附



近，中了埋伏，鑽進了共軍預先部署好的袋形陣地，四面環山，陷入包圍，已接近共軍陣地的前衛營，首當其衝，營長朱映被俘不屈成仁，尖兵連長鄧步禹陣亡，有兩個排長和一些士兵紛紛退却。他見情勢危急，如果不能穩住陣腳，勢非全旅覆滅不可，於是當機立斷，一面下令各團營就地散開，佈成梅花圓陣，先取守勢；同時率領特務排親臨第一線，舉槍高呼：「就地抵抗，退者槍斃」，並且對空鳴槍，表示決心。特務排長王作棟爲鎮定軍心，也大聲疾呼：「旅長在此，誰敢後退」。已經後退的官兵，又紛紛向前，佔領陣地，力抗來撲犯的共軍。

關麟徵本人則帶同預備隊營長吳澤道，那裡危急即趕赴該處，督率所屬，奮力還擊。兩個團長都到前線督戰，第一團團長張耀明甚至身負重傷，仍然裹傷力戰，連關麟徵的戰馬都被擊斃，戰況激烈，可見一斑。

共軍的人海戰術雖然厲害，但敵不過關部的火海，往來衝殺的結果，打到黃昏，共軍已經死傷累累，攻勢頓挫。

入夜後，徐庭瑤派出援軍一個旅前來援救，關麟徵判斷共軍可能退却，已準備次日拂曉反攻，乃與援軍約定配合行動，當乘黑夜在安全的一面抽調兵力與旅預備隊結合，迂迴到共軍主力的左側，於次日拂曉乘共軍撤退之際，實施襲擊，正面的部隊也轉守爲攻，夾擊共軍。來援的援軍也趕來配合，一齊追殺潰退的共軍，又得到一次勝利。

戰後，他爲立法立威，即將首先從第一線轉身退却的排長槍決。將兵將將，獎罰嚴明，不以婦人之仁姑息少數，這也是他此後的一貫作風。

經過這兩次作戰，他對共軍的那一套戰法有了警惕，也從經驗中得到克制的辦法，特別再加強行軍的作戰配備。

九月初旬，第一縱隊再向前掃蕩，以金家寨爲目標。他的獨立旅仍爲前鋒，連克八里灘、玉相臺。

共軍退出八里灘和玉相臺之後，即埋伏在路邊的叢林之中。第二天等關旅通過獅子嶺，第四師隨後前進之際，突然竄出，將第四師的行軍序列攔腰切斷，直搗師部直屬隊與行李輜重。當時徐庭瑤身邊僅有特務連與教育連二、三百人，民伏逃散，騾馬奔跑，前後都被共軍截斷，危急萬分。

關麟徵前進中途，聽到後面槍聲大起，知道發生問題，立即下令前衛部隊停止前進，改採守勢，並且親率一團部隊，痛擊圍困師部的共軍，與直屬部隊取得聯繫，解師部之危，再對據守小馬店的共軍七十五師廖榮坤部，加以攻擊，消滅擊斃師長廖榮坤，又得到一次勝利，並且乘勝配合友軍向西南迂迴，攻擊金家寨。

當金家寨外圍的共軍，被第一縱隊掃蕩殆盡之時，西邊豫鄂方面的國軍，也得到徹底勝利，於是共軍放棄金家寨，輾轉逃去，衛立煌的劉戡一旅，乃於九月廿日乘虛襲克金家寨。

戰事結束，關麟徵因功升任國軍第廿五師師長。

## 古北之役膺爲英雄

日軍自民國廿年「九一八」起，佔我東北，復於次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承認其一手製造的「滿洲國」；並且繼續侵略我山海關及熱河省，威脅平津。中央爲應付此一局勢，除令當地的東北軍嚴加戒備抵禦，並且調集宋哲元、徐庭瑤、黃杰、關麟徵、蕭之楚各部參加，遂有長城各口之戰。

民國廿二年三月三日，我熱河省坐鎮承德的省主席湯玉麟，竟然不督責部屬抵抗日軍，而私自棄職逃走。日軍第八師團川原挺身隊得此情報，遂立即翻山越嶺，漏夜前進，於四日清晨，僅以一百廿八人的小部隊，進入承德，控制全市，熱河全境也就輕易失守了。

中央應付華北局勢的援軍，是以關麟徵的第廿五師和黃杰的第二師增援長城要隘古北口。關麟徵師較黃師早到北平五天（副師長杜聿明，轄七十三、七十五旅；旅長梁愷、張耀明，團長覃異之、張漢初、王潤波、戴安瀾），正開進途中，遇到東北軍王以哲部自關外潰退之師，得知該部經過古北口，並未停留設防據守。關師前進到石連時，又接奉中央電令「停止待命」。

他衡量當時情勢，古北口天險無人據守，如長城有失，則平津難保。與其停在石連，任由日軍進入長城，仍不免一戰，不如搶先佔領古北口要地，據險阻敵，以待來援之師。同時，當時全國抗戰情緒高漲，如不奮勇迎戰，將會造成全國輿論指責「中央不抗日」。於是他立即獨斷專行的下定決心，全師急進古北

口佈防迎戰。

當陣地區分未久，工事尙未構築完成，日軍已來侵犯。先以空軍轟炸，地面砲轟，再以坦克車引導步兵猛攻。關師人人奮勇選擊，甚至肉搏殲敵，雙方死傷枕藉，相當慘烈，團長王潤波死於日軍軍刀之下，頭被斬去，守將軍樓的戴安瀾團也很緊急。關麟徵親自趕到第一線督戰，連長顏受庭身負重傷，血流滿面，仍然喪傷應戰。日軍蜂湧前進，關麟徵被日軍投擲的手榴彈炸傷五處，渾身是血，仍然力戰不退；十餘隨從官兵，全部陣亡，但也因此激發士氣，使日軍遭受較大傷亡，攻勢頓挫。爭取一段時間，使來援的黃杰之師，得以從容接防，在南天門要地，部署堅強工事。

關麟徵被送往北平協和醫院醫治，以一個中將級師長爲抵禦外侮英勇作戰而負傷，頓時成爲舉世矚目的英雄人物。

香港有一位署名佐炎的先生，曾經發表一篇「抗戰前期熱河失守之經過」文章，敘述關麟徵在北平治病的情形，他說：

「關麟徵在北平療傷之際，使故都全市有似瘋狂，各大中學女生晨起曠課，赴醫院獻花，排長龍到王府井大街上，獻花堆積如山……大小各報讚譽之詞，琳瑯滿目。尤其大公、文匯二報，以半開篇幅刊出：『好男兒熱血灑疆場』八個大字，那種光榮殊遇，眞使人無限欽敬。於協和醫院開刀取出破片後，又裹創杖到前方，會同友軍參加南天門之戰，戰績輝煌，舉世歡騰，強寇震驚。造成民國史上：」

張自忠揚威喜峯口，關麟徵殲敵古北口」的美談。」

關麟徵被送往醫治後，部隊由副師長杜聿明指揮，於三月十二日退守南天門，恰巧黃杰的第二師已來援，於是接替第廿五師佈防，守備黃土梁、南天門、亘八道樓子一帶陣地。

日軍經過整補，再增援兵，自四月十六日起，再對南天門一帶猛攻，我軍復奮勇還擊，寸土必爭，戰況慘烈。尤以八道樓子爲最，當地即着彈三千餘發，工事全毀，營長聶新、吳超徵的忠骸化爲砲灰，但戰至一人，並未撤守。此役我軍傷亡三千餘人，日軍却多達五千餘人，始終不能再越雷池一步，遂不得不自認此次古北口、南天門的苦戰，犧牲頗爲慘重，並對我死亡將士建立墓碑，上刻有「支那勇士之墓」字樣。

我三軍統帥蔣委員長在是年四月廿八日日記上曾有記載，道其感慨云：

「此役或足以挫寇氣而振革命之士氣也乎。」

此役，黃杰親見同學關麟徵的英勇，特別贈詩致敬，有云：「爭說君無敵，投鞭我不如。」

## 神出鬼沒痛殲共軍

民國廿五年，竄抵陝北的共軍，已擴充發展至五萬人，惟陝北地瘠民貧，糧食恐慌，乃思向較爲富裕的空閒發展，於是年二月廿日集中四萬人（含第一方面軍彭德懷，第一軍團林彪，十五軍團徐海東，廿八軍

劉志丹），由毛澤東親自指揮，分兩路渡過黃河，進犯山西，狼奔豕突，相當猖獗。晉省當局將晉軍編成四個縱隊，分頭堵截，難挫凶鋒，共軍且有進攻太原之勢。閻錫山乃急電中央，請求調遣得力部隊，去晉協剿。中央乃派關麟徵的廿五師（配屬第二師的羅奇一旅）、呂濟的卅二軍、湯恩伯的第十三軍入晉，由陳誠協助閻錫山統一指揮。閻以軍委會副委員長身份，將該三部編為剿共第五、六、七縱隊。

關麟徵的廿五師由洛陽出發，首先進入山西，閻錫山下令他開到靈石集中，以便對威脅太原的共軍展開攻擊。中央則以後續的湯恩伯之師，尙未到達，命令他在臨汾暫停待命。他觀察當時情勢，毅然電呈蔣委員長云：

「就戰術着想，臨汾待命最爲相宜；爲中央與地方今後的感情與大局計，則宜率部深入，集中靈石，與太原呼應，究應如何，當先裁示。」

蔣委員長接受他的意見，他遂率部前往靈石。當時，共軍的主力已迫近太原，得知關部北上，乃在由臨汾往靈石的鐵路兩側埋伏，實施其「阻援」的慣技。

關部的一個負責前衛的營，中途中伏，兩側的共軍用機槍掃射，營長徐幼常機警沉着，不慌不忙的下令火車司機將列車後退，先脫離共軍的有效射程，然後令全營下車，分向鐵路兩側掃蕩，掩護本部通過。在如此處處受阻的情況下，終於全師抵達靈石。

共軍得知關部到達，乃改變戰法，將準備進攻太原的主力南移，以便先消滅來援的關師，解除後顧之

憂，再回師圍攻太原。於是派出軍容不整的共軍，飄忽不定的時隱時現，引誘關師貿然出擊。

關麟徵看準了共軍這套「誘敵深入，以大吃小」的詭計，却以「先求穩當，再求變化」的原則，不爲所動。同時，他判斷共軍四萬人決不能長時期聚集一處，勢非分散就糧不可；他準備等待時機，將共軍各個擊破。

兩星期後，他得到空軍的偵察報告：有一股爲數約一萬人的共軍，已經沿同浦鐵路向南，再向北竄，已接近黃河邊境；另一股共軍約三萬人，也向西竄。他從地圖上測量距離，兩股共軍相隔有兩天的步行行程以上，於是他決心斷然出擊，先打一萬人一股的共軍。在隰縣以南的午城鎮，追上林彪的第一軍團，以優勢的火力，將共軍擊敗。並且分兵兩路，連夜迂迴到林彪退據的蘇家莊背後，主力則沿大道進軍，於拂曉前趕到蘇家莊附近，將林彪部共軍團圍包圍，出其不意的猛施攻擊，將其殲滅大半，林彪率少數殘部，落荒逃入叢林之中。關部乘勝進駐隰縣，暫取守勢。

當時空中偵察報告，又見共軍主力正向隰縣集結，關軍在態勢上已成爲孤軍深入，陷於被敵四面包圍之中。中央乃將此情報轉知關麟徵戒備，一面令湯恩伯的十三軍加速入晉，協同作戰；並由陳誠自南京飛往統率。陳誠在京起飛之前，即急電關麟徵：「湯恩伯部未到達戰場之前，不可輕舉妄動。」

一天上午九時許，城南的民衆不止一次的進城要求親見師長，報告有兩千疲累不堪的共軍，正在他的村莊吃飯，架槍休息。他判斷這是共軍調虎離山的誘敵之計，於是將計就計，對來人表示馬上出擊，但要

保守機密，並將來人放回。一面通知城南據點的守軍，嚴加戒備，一面却親率主力出北門，在數里之外，即與前來偷襲的徐海東部共軍遭遇，乃出其不意的予以迎頭痛擊，使其傷亡慘重，落敗逃走。

集結在城南的毛澤東、彭德懷、劉志丹和林彪殘部，正等待關部出擊，好巧施其以大吃小的慣技，却不見關軍出動，反而聽到城北有激戰槍聲，才知又上了當。

可是，關麟徵却乘城南共軍意氣沮喪之際，連夜由城南出兵，向共軍集結處秘密前進，於拂曉前趕到準備位置，一聲令下，猛施奇襲，又把共軍打得雞飛犬走，狼狽不堪，關部一路窮追猛打，天晚才收兵回隰縣休息。

此時，湯恩伯的第十三軍也已趕到，共軍被迫遁回陝北。我軍一直追到清水關和黃河渡口的三交鎮。本戰役，關麟徵又憑機智膽勇，獲得全勝，傷亡只有數百人，但却俘虜共軍三千多人。

### 累出奇兵共軍喪膽

關麟徵在山西剿共獲勝後，率部回到洛陽整補。

共軍方面，由山西遁回陝北，元氣大喪，暫時無力蠢動；但留在川西的張國燾、徐向前的「第四方面軍」三萬五千人，和賀龍、蕭克的「第二方面軍」五千人，却在史達林的同意下，全師北進，侵入甘肅，準備經河西走廊前往新疆。



中央得此情報，乃於民國廿五年冬，任關麟徵爲十一縱隊司令官，統率王耀武、李及蘭、沈久成三個師和他自己的廿五師入甘，向天水方向進軍，與胡宗南的第二縱隊配合作戰。

入甘的共軍分兵兩路，右路軍賀龍、蕭克的「第二方面軍」，進軍路線爲出甘省的岷縣、靜寧、進出海原一帶甘北地區，與陝北的共軍取得聯絡，並且掩護「第四方面軍」渡黃河西進。該軍出發後，起初頗爲順利，但到了天水，却被胡宗南部痛擊，損失很大，祇好向靜寧以北地區急遁，無法遂行掩護「第四方面軍」西進的任務。

左路軍張國燾、徐向前的「第四方面軍」人多勢衆，攻佔會寧、靖遠，製造渡河工具，積極渡河。

陝北的共軍也派彭德懷率部進至同心、海原一帶，徐海東率部進至打拉池地區，策應「西進」之師。因爲共軍製造渡河工具，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於是中央乘此時機，加強堵截剿滅的調度，一面以空軍監視渡口，一面調胡宗南、關麟徵、朱紹良、毛炳文各部予以進剿。

關麟徵到達秦川附近，王耀武等三個師，有的沿途佈防，有的另有任務，他僅率第廿五師進入靖遠以南地區（蘭州以北，黃河南岸），正準備與張國燾部決戰，十一月十天左右，却受到共軍張國燾部襲擊。他以優勢的裝備和旺盛的士氣，當予來犯的共軍迎頭痛擊，並且乘共軍敗退，猛追不捨，向共軍盤據的「二百戶」、「四百戶」一帶，連夜攻擊，使其無法喘息，受到極大傷害，天亮後全面潰退。

共軍爲了反擊關軍，挽回頹勢，特派陳再道爲反擊司令，糾集殘餘兵力，佔據車家川一帶，佈置袋形

陣地，準備以逸待勞，圍困追擊的關軍。

關軍的梁愷一旅進入軍家川山地，立被陳再道的共軍圍住，兩個團失去聯絡。關軍應付共軍的袋形陣地，早有經驗，梁愷不慌不忙的以「一四五團」佈下梅花形的圓陣，一再擊斃來犯的共軍。共軍原想以大吃小，以人海戰術將梁愷的一個團孤軍吃掉，但是制不住梁師的拚命還擊，破不了梅花圓陣，徒然增加傷亡。

與梁愷失去聯絡的「一四六團」聞聽槍聲，知道了「一四五團」的位置，主動的向槍聲密集處趕來，無意中形成內外夾擊共軍之勢，將陳再道的反擊之師打得落花流水，倉皇逃去。

關師的另一旅張耀明軍，則追逐另股殘餘共軍到紅堡子和大爐子一帶。與梁旅會合後，繼續追擊到打拉池（寧夏邊境），才鳴金收兵，入靖遠城休息整補。

張國燾「第四方面軍」的西進之師尚未渡河的，被關麟徵師打得焦頭爛額，再受到胡宗南部等國軍的壓迫，只好向東北逃竄，靠近徐海東的援應之師，然後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向東移轉，靠近陝北「蘇區」。

已經渡河的歸徐向前、陳昌浩指揮，約一萬人，成爲孤軍深入，由景泰沿長城經過古浪時，却被馬步芳的騎兵徹底擊潰。只有少數幾百人，逃往新疆；也有零零星星逃回陝北「歸隊」的。

共軍的「西進計劃」，遂被徹底破滅。

## 西安事變力勸持正

正當共軍龜縮到陝北地區，不難被我犁庭掃穴之時，却於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當時，關麟徵正在賀蘭山到蒙古的阿拉善旗，回轍北竄的共軍，忽然接到胡宗南的電話，得知蔣委員長被劫持，頓時昏厥難支，痛哭流涕。

不久，他又得知楊虎城與張學良派出代表到銀川，拉攏寧夏省主席馬鴻逵，聯盟合作，抵拒中央，因為馬鴻逵與胡宗南有點意見，萬一受到張、楊的誘惑，與其同路合流，那麼對大局將有很大的不利影響，因為他平時與馬相處極為融洽，於是，他想起親自去銀川和馬相見，動以道義利害，勸其拒絕張、楊的聯絡，嚴守擁護中央的立場。

他對馬鴻逵說：

「今天情形已很緊迫，事秦事楚，就在主席一念。如果你想與張學良、楊虎城合流，抗命中央，即請將我扣留；如果你一本初衷的擁護中央，就應該扣留張、楊的代表，正式表明態度。」

馬鴻逵聽他此話，熱淚交流，痛哭失聲說：

「雨東，你還不知道我是服從中央，對蔣公忠心耿耿嗎？我馬上將那兩個代表軟禁好了。」

馬鴻逵的叔父也在一旁，見此情形，說：「鴻逵，你們最好結拜為兄弟，以後同心協力，忠誠為國。」

馬鴻逵馬上先跪在地下，關麟徵也隨後跪下，對天盟誓，結爲兄弟。關並對馬說：「西安事變未解決前，我決不離開銀川，你我共同進退。」以安馬鴻逵之心。

因爲他這番大義血忱的作爲，促使寧夏馬家軍態度明確，增加了對張、楊心理上的壓力，有助於順利解決事變。

### 獨出奇謀阻敵漳河

對日抗戰開始，關麟徵已升任第五十二軍軍長，轄第二、廿五兩師，屬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指揮，防守保定。

當時第二集團軍沿平漢鐵路作縱深配備：以孫連仲部守涿州、定興、新城、徐水；曾萬鍾部守定縣、新樂、曲陽；陳鐵部守涞水、易縣；關麟徵部守保定、滿城、高陽、完縣。

惟石家莊也有行營，可以對上述部隊發號施令，以致指揮未能統一。

日軍佔我北平後，忽出奇兵渡永定河，向西襲據蔚縣、涞源，騎兵馳騁，有乘虛突入山西之勢。我孫連仲與曾萬鍾兩部奉令調赴山西，日軍却集結優勢兵力，陸空聯合，聲東擊西的由北向南，從正面直撲保定。

關軍防廣兵軍，臨時配屬他指揮的趙壽山部擔任右翼新安一帶的防務，不大盡力，預計前來支援他接替左翼滿城防務的友軍，又因為鐵路遭日軍轟炸，遲滯未到戰場。

關麟徵以兩個師的兵力，劣勢的火力配備，苦戰四天四夜，犧牲慘重，終於被日軍左右兩翼突破，遂不得不奉令節節抵抗，退守漳河。

民國廿六年十月，關的五十二軍歸湯恩伯指揮。日軍十四師團的主力由肥鄉、成安、臨漳進犯我軍，以便衣隊混雜於難民羣中，偷渡漳河，將東、西保漳一帶的高地佔領，後續部隊也源源到達，是月廿一日，五十二軍奉令攻擊來犯的日軍。

關麟徵指揮第二師鄭洞國、廿五師張耀明部，以及八十九師王仲廉的一部，以哀兵必勝的心情，人人奮勇爭先的猛攻強敵，關麟徵本人也去第一線督戰。雙方在東、南保漳一帶的高地，形成拉鋸戰，失而復得數次之多，戰況極為激烈。

擔任主攻的廿五師犧牲重大，團長曾謙在杜家崗與日軍肉搏時，死於敵人軍刀之下；另一團長鄭明新也以身先士卒而負重傷，但始終保持優良的堅忍求勝的傳統精神，苦戰三日三夜，使強敵受挫，於廿三日倉皇北撤，獲得最後勝利（日軍十四師團的兩個聯隊長發表有回憶錄，自承此役確係受挫撤退）。

關麟徵於雙方苦戰疲憊之餘，却獨出奇謀，密令張耀明自廿五師中選拔精銳，由營長梁智偉率領，奇襲邯鄲的日軍機場，出敵意表的燒毀飛機十餘架，並將日軍守備隊全部擊斃，擄獲械彈器材，全勝歸來。

## 臺兒莊役浴血力戰

民國廿七年三月廿四日起，日軍與我展開臺兒莊爭奪戰。

臺兒莊屬於魯南的嶧縣，在其東南約卅公里，是一個大寨子，東西相距約二公里，南北相距約一公里，有相當堅固的土石寨牆，有六個莊門，十二條街，九個大碉樓，七十多個小碉樓，三千四百多戶人家。南門外是大運河，上可向西北通黃河，下可向東南入長江，不但是臺灘公路臨臺支線的終點，而且西去四華里就是棗趙鐵路的北站，西南去六華里，就是南站，形勢很重要。

日軍攻我臺兒莊，爲進犯徐州的前奏。

我軍迎戰戰略，是以孫連仲的第卅一師池峯城部固守臺兒莊，誓死不退，吸引日軍主力；以湯恩伯的第廿軍團（轄關麟徵的五十二軍，王仲廉的八十五軍）爲包圍之師，從敵後夾擊敵軍，另以孫震的廿二集團軍固守河防，扼守利國驛，鞏固徐州北方；孫桐宣的十二軍、曹福林的五十五軍活動津浦線，破壞敵後交通運輸，阻撓敵軍增援。

廿四日，日軍勁旅磯谷師團即開始爭奪臺兒莊，砲火猛烈，並有飛機、坦克助戰。我軍也運到新式大砲與平射砲，竭力抵抗，日軍死傷甚衆，雖然連日攻擊，甚至突入莊門，佔領四分之三的地域，但我軍仍死守不退，發生極慘烈的巷戰。

孫連仲的另兩個師一個旅（第卅師、廿七師黃樵松部，四十四旅吳鵬舉部）也在臺兒莊外與日軍苦戰。

擔任敵後包圍的湯恩伯軍團，起先的攻擊目標是嶧縣和棗莊。關麟徵揮軍對棗莊一帶的村落逐村攻擊，日軍頑強不退，他想到用火攻的辦法，下令所屬用樓梯爬上屋頂放火，痛殲日軍，趕出村莊。

正在攻勢順利之際，爲了就近夾擊磯谷師團，減輕臺兒莊的壓力，他於三月廿九日晚間，奉令擺脫日軍糾纏，主動南下，向臺兒莊東北的沙江凹攻擊前進。八十五軍也奉令留在平山、傅山、石城崗、女蜂山，向嶧縣日軍佯攻，以掩護五十二軍的左右兩側背。

三月卅日，五十二軍進抵蘭陵鎮西南，展開於官莊蘭屯之線，不再需要八十五軍掩護；八十五軍乃即佔領水湖、王莊、甘露寺一帶，兩軍同時對進犯臺兒莊之敵的後方，加以攻擊，當晚推進到甘露溝、柿樹園之線。

臺兒莊東北地區，只有少數小山丘，一片平原，四處村落，星羅棋佈，攻擊部隊缺乏地形掩護，目標顯露；在火力不及日軍之情況下，攻擊任務相當艱巨。幸而日軍有白天出來活躍，夜晚龜縮在村內的慣性。關麟徵看準了這一點，乃以煽風點火的戰法，利用黑夜接近敵陣，突破一個村莊，便利用風向爬高縱火燒屋，一面砲轟槍擊，使敵人手忙腳亂，處於挨打的局面，將日軍赤柴隊殲滅殆盡。

卅一日，五十二軍已經克服了馬莊、大莊、張樓、賈家埠、小集、蘭成店、三佛樓，進展到官莊、蘭

成店之線。八十五軍也克服馬山、九山，進攻雙山，距嶧縣東郊不遠。

正當攻勢順利之時，突然由青島登陸的日軍板本旅團的沂州支隊三千人，經過臨沂方面，以野砲戰車，迅速躍進，奇襲我軍後路。於卅一日下午二時許，抵達相距關麟徵的軍部指揮所僅三四華里的地方，情勢相當危急。如稍涉張皇，則五十二軍前後受敵，可能全軍潰散，影響整個戰局頗大。

當時，戰區司令長官部的若干高級人員及軍團長湯恩伯正在關的指揮所，關力持鎮靜，一面送走長官，一面以身邊僅有的三百餘人，擺出攻擊姿態，先佔領地形要點，誘使敵人以為我軍已得先機，而改變作法，不急於長驅直入的衝鋒陷陣；反而先用砲火遙轟，無形中拖延了進攻的時間。一面從電話中答覆前方的張耀明，說明後方的槍砲聲，只是捉拿敵軍小股便衣隊，馬上可以解決，穩住軍心。

傍晚，陳大慶的第四師奉令趕來支援，穩住了陣腳。當晚，關與陳計議反守為攻的辦法，以牙還牙的也從敵軍側背打擊敵軍，電請湯恩伯同意後，決定以第四師留在當地與敵軍接觸戰鬥，吸引敵軍。關軍的張耀明、鄧洞國兩師，則停止攻擊，連夜急行軍迂迴轉進到敵軍沂州支隊的側背面，與陳師前後呼應，將其包圍於愛曲一帶的村莊，猛烈攻擊。

日軍大出意外，倉皇應戰，遺屍累累，突圍脫逃，關軍乘勝急追，並於四月四日參加湯軍團對進攻臺兒莊的日軍總攻擊。

四月六日，五十二軍已將鐵路以東的村莊如馬莊、馮家樓一帶的日軍，大部殲滅而確實佔領。八十五



軍則攻克大顧珊，掃蕩譚莊、郁莊，稍後參加作戰的七十五軍周岳部則克服大石埠、章莊、東莊。

下午四時許，我攻擊部隊已迫近鐵路，即將截斷日軍退路。日軍忽然因獸猶鬪的發動瘋狂的反撲，與廿五師短兵相接，白刃血戰，造成嚴重傷亡，廿五師幾有不支之勢。關麟徵據報，立即下令第二師鄭洞國部全部增援第一線，絕不准任何人退却。他自己也與張耀明師長等高級將領，親赴前線督戰，爭取此爲山九仞的最後成功。

上級據報，下令王仲廉、孫連仲、周岳各部，對即將崩潰的敵軍發動總反攻。

七日，日軍全部敗退後撤，我軍分途追擊。

本戰役，關麟徵顯現出他在戰場上縱然遇到優勢火力的強敵，也決不退縮挨打，而隨時爭取主動的找敵人弱點，打敵人，爭取勝利的堅強意志力和隨機應變的有效方法。

日軍對他也相當佩服，曾有「關麟徵的一個軍，應視同普通支那軍十個軍」以及「臺兒莊……支那關某之軍……頑勇……」等話題。

## 車輪戰法固守瑞昌

徐州會戰結束，關麟徵升任卅二軍團長，奉命率五十二軍到武漢附近集中待命。

日軍發動進攻武漢的戰役，江南方面，於民國廿七年八月下旬，以其第九師團吉住良輔部，在九江登

陸，攻擊瑞昌岷山，企圖經陽新西向截斷武漢通往湖南的粵漢鐵路，我軍擔任瑞昌、陽新一帶防務的是張發奎兵團。

當關麟徵剛到武漢之時，即奉召晉見蔣委員長，詢問他可否立即趕赴瑞昌、陽新，支援難以支持的張發奎兵團。

他一本効忠黨國，爲蔣公分憂的素志，回答說：「本軍數月來雖然傷亡重大，但幹部精良，只須補充新兵，即可開赴前線。」

蔣委員長嘉許他的壯志，立即下令將王錫均所訓練的五個步兵團新兵，全部撥交給他，前往作戰。他於是先率領軍團部人員趕赴前線瞭解戰況，預作應戰方針，命令五十二軍軍長張耀明率部繼往陽新。

關麟徵見到張發奎，知道前線部隊傷亡很大，李仙洲一軍尚在苦撐，也一再告急。他奉命接替李仙洲的防務，綜合各方面的情報資料，和他過去與日軍作戰的經驗，發現日軍指揮官的一種刻板式的作戰方式：「先用飛機炸，再開大砲轟，然後再以步兵跟着坦克車衝。穩打穩進，不敢超越窮追。日間外出作戰，夜間株守營房，不敢外出。」於是，他對症下藥，作一種特殊而能持久的防禦部署。

他命令五十二軍依瑞昌山地形勢，佈成一個棋盤形陣地，按山頭大小分配兵力，每一個山頭都能獨立對三面作戰，利用地物構築工事。主陣地後方，每個山頭控制相當兵力的預備隊，再將總預備隊分開於適當位置。某一個山頭被敵機轟炸了，大砲轟擊了，就是被進攻的訊號；防守部隊與左右相連的山頭守軍，

都要準備作戰。

因爲日軍照例日間攻擊到黃昏就收兵，夜間龜縮不出，所以關麟徵命令防守部隊只要死守一天，夜間退出陣地後方爲預備隊，所有防務由原來的預備隊接替，漏夜整補陣地，準備第二天白天應戰。他以五十二軍的三十幾個營，用此車輪戰法，輪流防守。

如有一個山頭遭到正面攻擊，則兩側山頭的友軍向敵側射。縱然一個山頭被突破，則兩側守軍與後面的預備隊齊出，使敵軍鑽進到口袋之中。再以軍團砲兵集中轟擊，步兵三面夾攻，將其殲滅。

由於他部署周密，出敵意表，所以來犯的日軍每天遇到的都是新接防的生力軍，攻擊十天，寸土未得，傷亡慘重，曾在廣播中承認：「我皇軍在瑞昌附近，遭遇到最強勁之敵。」

日軍增兵猛攻，五十二軍奮戰不懈。關麟徵患惡性瘧疾，病倒戰場，仍然躺在擔架上，抬到前線督戰。所屬張耀明、梁愷、趙公武、張漢初等軍師長，也都夙夜不懈的挺在前線，與士卒共患難甘苦。在旺盛的士氣下，發揮戰力，堅守各山頭將近一月之久，日軍始終未能突破。

後來因爲傷亡過大，急需整補，乃奉令移防，調往湘北整訓。

當他撤退途中，却又奉令以軍團長地位，臨時指揮甘麗初軍、方天師、杜聿明師的一部，十五榴彈砲一排，和若干游擊隊，留在金牛設防，掩護武漢大軍和倉儲的撤退（廿五軍仍照原訂計劃開赴湘北）。

這些部隊大都作戰很久，殘缺不全，而命令上負責防守的正面，長達一百多公里，因此在戰法上不能

襲用陣地戰死守那一套，而必須另想辦法。

首先他與上級聯絡，了解作戰任務，是遲滯日軍一個星期，確保粵漢鐵路湘北段的暢通。於是他針對日軍先用飛機炸，再用大砲轟，然後步兵進攻的慣性戰法，想出一種化整為零，逐步遲滯的戰法。

他將防守的正面，向前延伸十多公里，加長縱深，凡是較大的山頭，都配置兵力；但不是整營整連的陣地，而是以班為單位的若干小組。這些小組看到日軍來了，老遠就開槍，引誘日軍採取先用飛機再轟大砲那套戰法，將炸彈、砲彈浪擲在並無多人集中的山頭上，耗費時間。等到日軍步兵爬到山腰，我軍的散兵小組才退到後面或側面的山頭，再如法炮製的見到敵人先打，等到日軍上了山頭，我一〇五榴彈大砲又轟了過來。這種見了敵人就打，而不是見了敵人就跑的戰法，使敵軍莫測高深，攻擊行動也就緩慢了下來。

他以此戰法，節節抵抗，終於以最輕微的傷亡，達成遲滯敵軍行動的任務。

### 指揮若定長沙大捷

武漢撤退完成，關麟徵也奉命撤往湘北，因功升任第十五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代總司令，指揮張耀明、陳沛、夏楚中三個軍，坐鎮湘北。

不久，日軍沿粵漢鐵路線來犯，分兵兩路：一路由通城向麥市與長壽街進攻我軍的右側；他派夏楚中

軍迎戰。一路以主力由岳陽正面南犯，他派張耀明、陳沛迎戰，力戰數日，將日軍阻遏於新牆河以北，不敢再犯。

儘管遠在長沙的張治中，把日軍進攻新牆河當做新河，而倉皇失措的搞出火焚長沙、三顆人頭萬古冤的慘劇，關麟徵却乘敵軍不敢再犯的空暇，鎮定而積極的運籌帷幄，偵察地形，訪問官兵，召集會議，規劃工事，將他研究的「棋盤配備」，令各軍師構築山地與村落的防禦工事；並且還在汨羅江修築第二線預備陣地，嚴陣以待敵軍的來犯。

民國廿八年九月，日軍集中十萬之衆，分三路進犯長沙。左路仍由通城向長壽街進犯我軍右側，正面仍由岳陽南下，進犯我新牆河陣地；右路則出奇兵，由飛機、軍艦掩護，利用洞庭湖水路，在營田登陸，迂迴我軍左翼側後，來勢凶猛。

我軍右翼由夏楚中軍，正面由張耀明軍憑既設工事抵抗，力殲來犯之敵，主陣地始終未被突破。惟有左翼陳沛軍的羅奇師，在強敵海、陸、空猛烈奇襲之下，防廣兵單，萬難支持，有不得不退的苦處。

關麟徵據報後，即着手退到汨羅江南岸既設的第二線繼續抵抗的部署。爲免撤退倉促，步調紊亂，爲敵所乘，特別下令羅奇務必死守，雖戰至一人，在未獲撤退命令之先，絕不可退。羅奇了解他的決心，一面轉達死守命令，一面親赴前線督戰，終於穩住陣腳。張耀明的中路軍得以安然撤調到汨羅江防線，右路的夏楚中軍，也能不辱使命的力拒來犯之敵，而奉命來援的李覺、彭位仁、歐震三個軍也已先後到達湘

北，歸關麟徵指揮。

正當他計劃如何運用六個軍廿萬人的優勢兵力，反擊日軍之際，戰區長官部已策定誘敵深入，側翼反擊的戰略，指示機宜，下令他全軍後退。

這是一個大場面，主要的關鍵在如何使廿萬大軍退得有序、有計劃，不被敵人所乘，以及如何確實掌握已經退却部隊的行踪，而有利於此後的轉移攻勢。

於是他事先擬定好轉進部署計劃，分配好各軍的退却路線，和每日宿營地區。除了少數掩護部隊外，大部隊於夜晚一齊後退，並且規定層層節制辦法：轉進途中，各軍司令部的位址，由總司令部規定，不得擅自改變，到達後，先與總司令部取得聯繫；各師、團位址，由軍長規定，到達後，先與軍長、師長聯繫，以發生如手指臂血脈相通的功能。

十月二日，當他的集團軍司令部轉進到長沙附近撈刀河南岸的水安市時，忽接奉戰區長官轉達蔣委員長命令，六個軍全部立即向已進展到長沙近郊的敵軍轉移攻勢。

他奉命之後，了解此乃千載難逢的殲敵良機，必須行動迅速、確實、一致，於是除了立即以無線電傳達命令外，並且派專人以快馬傳達書面命令，務必當天到達各軍軍部。

六個軍接到命令，行動一致的從兩翼迂迴，向敵軍反攻，激戰數日，敵軍全部潰退，遺屍累累，死傷萬人以上，我軍恢復原有陣地，獲得全勝。

關麟徵因功真除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奉召赴重慶晉見蔣委員長，受到盛大歡迎，參加官邸會報，出席文化界與新聞界的幾次歡迎會和招待會，報告作戰經過，陪同他出席招待會的董顯光，讚揚他說：

「兩東，你是我所見的將領中，年紀最輕，最有頭腦的人。」

### 警備雲南昆明學潮

當日軍於民國廿八年九月第一次進犯長沙之際，却另於當月廿三日進兵越南北部，建立基地，壓迫法、越，以爲進攻我廣西、昆明的跳板。十月十五日在我欽州灣登陸，隨即突入廣西，廿四日陷我南寧。我中央除調集第五軍等精銳之師，前往阻遏反攻外；乃再調關麟徵軍前往，鞏固西南邊防。

關麟徵爲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統轄張耀明的五十二軍和黃維的五十四軍，先駐守廣西邊境的天寶、靖西一帶，以防突入廣西的日軍繼續西犯，南寧戰事告一段落後，他再奉命移駐雲南通往越南的鐵道以東地區，以防日軍由越南入侵雲南。

於是，他在雲南文山設立集團軍總司令部，劃分所屬軍師的防區，發動地方團隊，組織民衆，有計劃的構築國防工事，儲足糧彈，嚴陣以待。

可是，一直等到抗戰勝利結束，日軍並未從此道入侵。因此，自從長沙一戰以後，他始終未能再在戰場上大顯身手。

抗戰勝利了，他奉命出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五十二軍並且已由越南海道前往東北；本來這是他發揮長才報効國家的最好時機，各方也深慶得人。可是却因為雲南本身安定的問題，有了變卦。

中央爲了貫徹政令於雲南，有調省主席龍雲赴重慶擔任軍事參議院院長的舉動，負責警戒地方可能發生騷動的杜聿明，行動上反應過當，引起雲南人的反感和誤會，認爲是受到侮辱，因爲關麟徵在雲南幾年，各方面相處非常融洽；於是中央爲了安定雲南，來一個走馬換將，發表關麟徵爲雲南省警備總司令，而改調杜聿明去東北擔任保安司令長官。

他就任雲南省警備總司令不久，昆明就發生一次震驚全國的大學潮。

這次學潮，是中共職業學生和左傾教授所發動，以法幣貶值、物價飛漲、教育人士生活清苦，學校伙食太差爲藉口，提出：「反饑餓、反迫害」口號，遊行示威，張貼標語，攻擊中央政府。

關麟徵的對策：「以和平方式應付，不可給中共製造機會。」他主張學生貼標語，政府也派人貼標語，以標語對標語，以正論鬪邪論。由他們去遊行，疲倦了，沒有反應，自然會散伙。

可是，有些激烈份子，立功心切，主張「嚴重打擊，強硬對付。」於是事情鬧大了。

雲南省黨部的一位楊科長，帶領一隊約有兩百人的便衣人員，本來是奉命監視遊行學生的；中途楊科長肚子痛去上廁所。這些便衣人員，因爲多日來飽受學生們猖狂胡鬧的刺激，忍耐早出限度，於是一言不合，就和遊行的師範學院的學生打起來了，一直衝入師範學院，打成一團。這時，不知何人，却乘亂拋出



兩個手榴彈，以致死傷學生數人。

另一方面，軍官總隊的學員，也和遊行的西南聯大學生發生打鬥，當場打死一名學生。

關麟徵得知此意外事件，自以身爲警備總司令，萬難心安，於是顧不得在混亂中可能發生的嚴重後果，只帶隨身副官一人，親往現場視察，安撫人民；並於當晚參加西南聯大召開的教務會議，陳明此次慘案乃是少數不肖份子的個別行爲，與軍政當局無關，他一定追究真凶，調查真象。當時，他正顏厲色的指責那些與風作浪的野心份子說：

「有一些利用學生作政治活動希望因此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人，其用心是卑鄙的。因爲死的不是他們自己的子弟，所以心裏不難過。」

經過他一天一夜的行動表示，昆明的學界人士和一些教授，都認爲此次慘案確非政府所授意，更與關麟徵無關。（後來查明係楊科長和一個憲兵少校團附所教唆鼓動，當予法辦）。

可是，中共唯恐天下不亂，却乘此大做文章，攻擊他們的對頭關麟徵是「殺人的劊子手」。攻擊係政府主使的。興風作浪，引起紛紛議論。

他身爲警備總司令，一方面職責所在，一方面爲政府分憂分謗，避免其他各地以此事爲藉口，鼓動風潮。乃對外宣稱由他負責，呈請中央下令處分。並且親赴重慶向蔣主席請罪，申明願意接受中央明令處罰，以息民憤。

蔣主席接受他的請求，予他「停職議處」的處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對他有了「長於軍事，不懂政治」的批評。

不久，中央發表他爲河西警備司令。戎馬艱辛，南北奔馳，他有了倦勤之意，沒有到職，向中央請求解甲歸田。蔣主席准他休假一月，返鄉省親。

他返回家鄉，因爲戰功彪炳，威名早立，學校教科書上，都有他的名字。所以家鄉人以他爲榮，夾道歡迎，萬人空巷，甚至鄉人還抱着孩子請他摸摸頭，造福避邪；求他寫對聯條屏以增榮寵的，更是應接不暇。這種狂熱的鄉情和對英雄的崇拜，使他苦悶的心田，得到相當的安慰。

## 中央軍校主校有方

不久，他奉蔣主席召見，令他去成都主持中央軍校，他欣然赴任，出任第二任軍校校長（第一任蔣校長已不再兼任）。

當時在成都軍校受訓的學生，有第廿期、廿一期及新入伍的廿二期：分步、騎、砲、工、輜、通訊各科，分駐成都的北較場、南較場、西較場、皇城各區，規模宏遠，比在黃埔與南京時期，更爲壯觀。另有設在各省會的九個分校，其中有稱訓練班的，總計受訓的青年軍官，當在萬人以上，全由中央軍校統轄。

他就職以後，即對學術科的訓練，以及管教行政上的利弊得失，加以通盤的檢討研究；又前往各分校

校閱視察，保留固有的優點，改革缺點。他以為：今後不能在戰場上立功，希望能在訓練軍事幹部上為母校創新制度、樹立新風氣。

他帶兵雖以威嚴著稱，但也注意培養部屬的獨立人格，施行禮義廉恥的教育。因此，他首先「廢除體罰，培養廉恥」。嚴令在入伍期間，官長對學生的體罰，學生有任何過錯，應循循善誘，養成知恥的德性，改用其他方式懲罰頑劣。

其次是一賞由下起，罰自上先」。好像掌握部隊，層層節制，決不徇情。曾經當眾處罰好幾個不遵規定辦事的將官，以收不罰而行的功效。

對於教學方面，他嚴格要求「時間第一」，養成準確的時間觀念、敏捷的動作；以便在戰場上能準確的執行命令，如期達成任務。

對於戰鬥戰術，他本着自己的作戰經驗，研究心得，大加改革。對各種戰法與工事構築，因時因地制宜的秘訣，口講筆記，曾完成：「抗日作戰經驗談」、「勦共戰術」兩大著述，均頗符合實用，廣為流傳。

人事經濟方面，則主張公平公開，以身作則，賞罰嚴明。

由於他的大力改革，朝氣更為蓬勃。當時的陸軍總司令余漢謀前往視察後，曾表示其觀感說：「看到軍校情形，宛如置身於北伐軍中，使人恢復信心。」

當他在軍校幹得有聲有色之際，中央有意讓他出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去電徵詢意見。他却不願從政，而推薦胡宗南部軍長董釗出任，接替祝紹周，並曾向軍校同學表示：

「自己僅是一個衝鋒陷陣的軍人，不諳政治，也不欲從政，唯願以一己之長，出任軍職，以報黨國。」

民國卅六年七月，湯恩伯就任陸軍總司令，關麟徵發表為副總司令仍兼軍校校長，及設於南京岔路口的陸軍第一訓練處處長。他曾經赴京就任，受到南京的軍校同學的熱烈歡迎。

等到徐蚌會戰失利，大局劣轉，曾有出長「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傳說，但未成為事實。李宗仁代理總統，願祝同仁參謀總長，曾發表他為陸軍總司令，而以張耀明繼任軍校校長，民國卅八年他辭去陸總軍職，前往香港隱居，閉門課子，不問世事，也不參加任何社團活動。

先總統蔣公逝世，他由香港來臺奔喪，痛哭流涕，回港後數年，因病身故。

### 率真剛直明辨是非

從上述的各戰役中，可以看出關麟徵的指揮作戰，對判斷敵情，立下決心，隨機應變各方面，確具天賦才能；確能做到知己知彼、料敵如神、沉着堅定、制敵機先。並且在部隊的行軍、宿營、攻、防、追、退、遭遇等各方面，能憑他的經驗和學識（他曾入陸大將官班受訓，也曾多讀兵書）經驗，創造出些特殊

戰法，用收出敵意表，克敵制勝的效果。所以曾經是他手下敗將的中共軍頭林彪，也很折服的稱讚他：「關某是天才，從書本上學不來的。」

可是他却勝而不驕，也很謙虛。他曾說：

「抗戰中我軍（五十二軍）傷亡殆盡，補充又傷亡，傷亡再補充若干次，回想當年衆多英豪歸我統率，今日萬骨已枯，而獨具盛名，慚愧不暇，實不敢稱能，以往各戰之勝，只不過聊盡軍人天職而已。」

關麟徵人高馬大，紫棠色臉，方面大耳，聲若洪鐘。一位到成都進軍校的同學，第一次看到他，就有以下印象：

「熊腰虎背，身材魁梧，是位典型的關西大漢，威而既猛，乍見令人肅然起敬。」

他是個嚴正不苟的人，也是個性情率真坦白，不尚城府權術的人。但却因此在抗戰後期與軍界要人陳誠發生無法疏解挽回的誤會。

當我軍部署反攻緬甸之時，任陳誠爲遠征軍司令長官，設總司令部於雲南楚雄，轄黃杰、杜聿明、關麟徵三個集團軍。

一天，關麟徵奉到軍政部電令，叫他保薦一人接替已決定調職的五十四軍軍長黃維的職位，他以爲五十四軍與陳誠有淵源關係，而陳也是他的直屬長官。於是親自去求見，請示人選。陳誠問他意見，他表

示：

「該軍副軍長傅正模，資歷雖深，但不善戰。該軍師長闕漢騫能力頗佳，但才升任師長不久。可否令我的副總司令張耀明先行兼任，經過數月之後，再由張耀明保薦闕漢騫升任軍長。請裁決。」

陳誠笑顏應允，認為這個過渡辦法很好。

他照此意呈復軍政部，不久命令發表了，張耀明兼任五十四軍軍長。

可是，兩個月後，有人向蔣委員長密告「關麟徵大事更動五十四軍人事，以致人心惶惶」。他向張耀明查明，並未更動一人，於是呈復了事。

不久，他又奉到軍政部何部長令：「張耀明因病辭職，請另選軍長一人。」他再向張查問此事，張說：「並未因病辭職。」

因此二事，他懷疑是傅正模搞的花樣。於是向陳誠電呈，如不將傅正模查辦，即准他辭去集團軍總司令職務，但無結果。

他又親自拜訪陳的辦事處長劉仿舟，說明原委，請他轉呈陳長官，保證要張耀明自動辭職，保薦闕漢騫升任軍長；但請予傅正模記過處分，以維持顏面，也無結果。

不久，陳誠由湖北到昆明，他和宋希濂、杜聿明等人親往機場迎接，陪同前赴官邸。他又向陳當面提起此事，陳未加理睬。他一時情緒激動，當場發作，痛斥此兩次怪事的原委，並請陳撤去他的職位。言辭

態度，超出長官部屬的禮數，使陳當面難堪，宋、杜爲之不安。

陳誠受此氣惱，加以胃病復發，乃辭去遠征軍司令長官職位，後來出任軍政部長、參謀總長。

此事，當然傳正模暗中搞鬼的嫌疑很大，但並無證據，而他一再向陳誠表示非明令徵處傳正模不可，却令長官爲難。至於出自當面揭穿，辭色激動，實爲過份，此乃率真剛直個性之歎啊！

其實，解決此事最好的辦法，就是一面呈明何部長，張耀明並未自動因病請辭，何人假冒，請予徹查。一面稍候時日，令張耀明請辭兼職，保薦闕漢騫爲軍長。實踐前言，以真實的行動，化除猜忌。

他與陳誠之間的誤會，慢慢爲人所知，再加昆明學潮的事件，於是人們以爲他是一「長於軍事，不懂政治」，這對他的整個名望來說，真是一種挫失。

他雖說與陳誠有此過節，但他却是個明辨是非，有正義感的人。居留香港時日，聽到陳誠在臺灣的種種成就，也相當佩服，而往往現諸辭色。

他不但是威名赫赫的戰將統帥，而且也精研易經，擅長草書。當民國廿八年，他以功勳升任集團軍總司令時，即以草書與黃杰的能詩畫聲軍中，識者以爲其勾玄功力，與于右任相比，亦不多讓。

晚年隱居香港時，曾書贈朱橋聲一詩云：

「解甲還初服，常懷楚客憂，憤作董狐筆，正義凜千秋。」

不但鐵筆銀鈞，龍飛鳳舞；而且也是藉此感懷明志啊！